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DONGNANYASHILUNWENJI

东南亚史论文集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东南亚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DONGNANYASHILUNWENJIDONGNANYASHILUNWENJI

东南亚史论文集

东南亚史论文集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印张 379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统一书号 10105·497 定价3.55元

60957/26
27

内 容 提 要

该书汇集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十个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研究成果。我国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朱杰勤、韩振华、何启拔教授为该书撰写了文章。它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政治意义的论著。

前 言

东南亚是我国的近邻。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在我国浩若烟海的古代文献中,保留了大量有关东南亚各国的宝贵资料,为我国学者研究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我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东南亚各国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1978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后,团结和联系了全国各地的东南亚研究工作者,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仅1983年该会第三届年会(广州),就收到有关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各方面的论文一百余篇。为了汇总历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东南亚研究的成果,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选了这本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先由研究会在京理事们初选,接着又成立了由戴可来、周南京、黄重言、孙福生、宁超、郭明同志参加的编辑小组,负责编务。编辑组把初选和各地推荐的稿件分送有关专家,从中筛选出25篇,收入本文集。编辑组的全部工作,是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会及理事长朱杰勤教授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戴可来同志负责各地的联系和具体编辑工作。姚楠、陈炎、陈玉龙三位教授以及谢方、李克明同志承担了大量审稿任务。

在本文集的编辑过程中,得到研究会全体同仁的热情支持,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稿件。但限于篇幅,这些稿件不能全收。文

集未收的来稿，拟在本会会刊《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上陆续刊出，以飨读者。

这本文集的出版，是与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此谨表由衷谢忱。

《东南亚论文集》编辑组

目 录

前言	(1)
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	
——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	韩振华 (1)
唐代以前中国和东南亚的海上交通	
——兼论中国丝绸从海路传入东南亚及其影响	
	陈炎 (57)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	余定邦 (77)
历代中越交通道里考	陈玉龙 (91)
略论越南佛教的源流和李陈时期越南佛教的发展	
	梁志明 (124)
评越南史学中的一些谬论	戴可来 许永璋 (149)
中東友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六世纪萧梁时期的中東关系	周中坚 (159)
《吴时外国传》考释	赵和曼 (173)
老挝王国封建制初探	蔡文松 (189)
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	
	杜玉亭 陈吕范 (214)
古代暹罗封建制初探	陈碧笙 (230)
郑信与中国	段立生 (250)

清代中国与暹罗的友好关系	葛治伦 徐启恒 (267)
德钦党与缅甸民族解放运动	赵 敬 (289)
试论缅甸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蕴们纪	王介南 (305)
“桂家”、“敏家”及其与乾隆年间的中缅之战	宁 超 (318)
菲律宾华侨在西班牙统治后期的经济活动及其作用 (1778—1898年)	何思兵 (341)
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	孙福生 (362)
《新加坡风云记》的作者李钟珏	朱杰勤 (376)
马来亚华族的形成问题初探	何启拔 (392)
华侨、辛亥革命与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周南京 (412)
试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先驱者卡尔蒂妮	陈能宗 (436)
室利佛逝古国研究述评	黄元煊 (456)
印度尼西亚经济七十年代的进展及八十年代的趋势	秦兴大 (472)
文莱的社会结构与国家制度	马 宁 (493)

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

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

——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

韩 振 华

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时就已经有了明确可稽的纪录，那就是《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粤地条末后的记载，兹将其录之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公元1—5年），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关于上引的这段材料，历来学者，均有注及，可是对于这一

段材料的分析，却成为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我认为黄支即印度东海岸的建志（Kanchi），夫甘即缅甸的蒲甘（Pagan），这应该肯定藤田丰八氏与费瑯氏之成绩，至于其他地名的考释，尚需重新厘订。兹将管见，略陈如下。

（一）都元

《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

关于“障塞”这个名称，李长傅氏把它当做是一个地名^①，此实误谬。“障塞”原是汉时边境上的一种堡塞^②。

日南是当时中国最南部的边疆（其地的最南部分，应在今之华里拉岬之南^③）。徐闻即今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隔着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对。合浦即今雷州半岛以西的合浦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云云，这句话大概是说自中国最南部边疆的某一堡塞，抑或自徐闻县、合浦县，船行可五月，可以抵达都元国。

都元这个地方，一般都把它当做是一个译音之名。藤田丰八氏甚至把都元认为即《通典》（卷一八八）的都昆与《梁书》（卷五四）的屈都昆以及《水经注》（卷三六）的屈都乾等名之同名异译，并说这些名字，都是Kataha之对音，地在苏门答腊岛的北岸^④。

都元国是否即为屈都乾或屈都昆（都昆）之同名异译，这个问题，尚需仔细研究。先谈一谈屈都乾这个国名，是否与都元国有关系的问题。据《晋书》（卷九七）林邑传，谓四世纪时林邑国王范文，曾经起兵攻打屈都乾，并占其地。林邑的国境，在当

时仅拥有今之越南的中圻一带^⑤，因此，被林邑国王范文所吞并的屈都乾，有可能是在今之越南中圻的附近一带，决不能够把这个被林邑国王范文所吞并的屈都乾国，置于远离越南中圻的林邑以外的苏门答腊岛，无论如何，在历史上从来没看到越南中圻的林邑国曾经征服了苏门答腊岛的这回事。其次，又据《水经注》（卷三六）引“《晋书地道记》曰：朱吾县，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县民，汉时不堪二千石长吏调求，引屈都乾为国”。如果认为屈都乾在苏门答腊岛上，则无异于认为汉时的中国最南边境的人民曾经逃亡到苏门答腊岛上去。但是为什么要逃亡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呢？为什么不逃亡到汉时日南郡统治势力以外的附近地区去呢？这种舍近而逐远的行为，也是很难说服人的。与其说朱吾县人远逃到苏门答腊岛上建立屈都乾国，不如按照下面这种说法，会比较妥当一点儿，亦即说朱吾县人由于逃避汉朝官吏的调求，乃逃亡到越南中圻的附近一带非属汉朝势力范围的地区，并在那个地方封立了屈都乾国，日后这个由朱吾县人所建立的屈都乾国，到了公元四世纪时才被林邑国王范文所征服。再其次，屈都乾之省称，曰屈都，不曰都乾，《水经注》（卷三六）提到屈都乾之后，又引“《林邑记》曰：屈都，夷也”，可见屈都乾之省称不作都乾，更不能认为都元即都乾之同名异译。我认为屈都殆即中圻芽庄的梵名Kauthara的对音，亦即八世纪时贾耽所谓古笮的同名异译^⑥；乾字似是梵文(Na)gar(a)的省译，有时，亦译为耨乾，印度支那半岛一带的人们常把它读如Ligor, Lakhon, 或Nakhon, 梵文之意，曰城^⑦。然则，无论在对音上、历史上、方位上，都不能够认为屈都乾即都元之同名异译。都元与屈都乾，二者毫无关系，何遑论及它是在苏门答腊岛上的Kataha。事实上，印度人所谓Kataha，亦不在苏门答腊北岸，有人说它是在苏门答

腊东南岸的旧港，或瓜哇岛中部的Kedu^⑧，但一般上还是把它认为在马来西岸的吉打（Kedah）^⑨。

《梁书》（卷五四）所说的都昆以及《通典》（卷一八八）所说的都昆、都军或都昆，是否即是都元？是否其地均在苏门答腊北岸？这是颇值得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都昆这个地名，据《吴时外国传》见《法苑珠林》（卷四九）以及《艺文类聚》（卷八一）、《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和《证类本草》（卷三）之各种引文都说都昆“在扶南南三千余里”，扶南以南三千余里之地，殆即顿逊（Tenasserim）附近，因为《梁书》（卷五四）亦说顿逊在扶南“南界三千余里”，可见都昆与顿逊是很靠近的。然则都昆此地，殆可求之于下缅甸今日的Tenasserim的附近。又《通典》说：都昆、边斗、拘利、比嵩等四国，自“扶南渡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金邻大湾即今暹罗湾^⑩，然则都昆等国，当在暹罗湾之南的附近，昔日应属于扶南国的范围内，而不可能把它远置于非扶南范围内的苏门答腊岛上。我认为都昆与都元之名无关，元字古音为Ng-音首^⑪，昆、军、君等字，均非Ng-音首，所以由于二者音读不同，难以视为同一。再者，都昆是在顿逊附近（Tenasserim 附近），如拟其地为都元，则其后“步行十余日”的横越中印半岛的路程，无法可解^⑫。

温雄飞氏认为都元即今越南的茶麟（Touran）^⑬。但是汉时的茶麟这个地方，已属汉境。不能把它视为汉朝南疆以外的都元国。至于对音方面，把都元视为Touran的对音，这也是很不恰合，从来没见过Ng-音首的元字，可作R-音首的ran的对音。

岑仲勉氏认为都元即《水经注》（卷一）引扶南传的嚧杨，亦即《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扶南土俗》的林阳，都是Htayan的对音，地在箇罗（Kra）地峡北部^⑭。都字是否可作

Hta-之对音，暂且不提，至于元字却不能读如今音之Yuan，盖其古音应作Nguan，所以在对音方面不能把都元视为Htayan。至于Htayan此地，其历史是否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代，此亦极成问题。再者潭杨乃苏门答腊岛的Tamiang，元代作淡洋、毡阳^⑮，林阳即下缅甸的Ram(ani)yan(a)^⑯，这些名字，都与都元无关。

劳干氏认为都元国在菲律宾^⑰。可是究系菲律宾之何地？则又不能举其名以对之。案：中国与菲律宾的正式交通，始于宋代，是否可以上溯到汉代便已发生中菲交通关系，此则颇成问题。又况中国人所谓东洋针路的菲律宾，为时颇迟，不可能远在汉代便已存在，亦即当时航行基本上还是处于沿岸航行时代的汉代，中印的海上交通，是不需要绕道先到菲律宾去的。

许云樵氏认为都元国即都昆国，地在婆罗洲，亦即杜黎美《地理书》的Satyrorum Ins岛^⑱。可是元字与昆字，一为Ng-音首，一为k-音首，音读各有不同，不能视为同一名字之异译，至于都元与Satyrorum，对音不符，自不待言。而且在汉使航程上似亦不必要在舍海步行横越中印半岛之前而需要绕道到婆罗洲。所以都元与婆罗洲（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殆无关联之处可谈。

我认为都元国这个地名，都元两字，不是译音，纯是汉名。《汉书》对于外国地名，不一定是译音，有些亦是译意的，如《汉书》之葱岭（Pamir）、山国（Kuruk tagh）、盐海（Lop-nor）等地名，都不是译音的地名，所以都元这个地名，如非译音，自亦不足为怪。古时地名常有见到把“都”字用于地名之首，而其意仍作都邑之解，如“都亳”这个地方，据《史记·五帝本纪》高辛即帝位一文之下，注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

是”；殆即由于“殷都于亳”（《谷梁传》杜注），故曰都亳。华南两广一带，冠以“都”字为地名之首者，屡有所见，如“番禺有都那，顺德有都宁、都粘堡，新会有都会，台山有都偃水，高要有都万凹，新与有都斛，高明有都权，恩平有都田铺，德庆有都旧……”^⑩，关于以“都”字为地名首字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兹不一一赘述。然则都元此名，如作为“元都”之解，似亦得其庶几矣。

为什么都元可作元都呢？是否都元乃是元都的倒装词？我认为这种写法，不能视为汉语中的倒装词，有如公鸡、鸡公，母猪、猪母，不能把鸡公猪母视为公鸡母猪的倒装词，这种情况，并不是词序颠倒的倒装词，也不是非汉语的用法^⑪。事实上，上述这些例子，还是符合于汉语对于各词之间的关系，都是在规定关系之中，规定者在前，受定者在后^⑫，所以上述的都元与元都，其词序的安排，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有如鸡公与公鸡，同样地都是合乎汉语词序的安排，而不是词序颠倒的倒装词。古代地名之中，有如都元可作元都的例子，还是可以见到的，如：《楚辞》、《山海经》（海内经）与《淮南子》（坠形训）所说的“都广”此地，据《史记·周本纪》注引《山海经》与《太平御览》（卷九六〇）引《淮南子》）均作“广都”，所以说，无论都字放在前，或放在后，这些地名，都是合乎汉语词序的安排，不能说都元或都广是词序颠倒的倒装词，更不能把都元与元都的关系，熟视无睹。

都元此名，既可视如元都之解，然则元都之意为何？元字乃玄字的俗字，可以训黑，大概自赵宋以来，由于避玄宗之讳，改玄为元，或以玄字作缺笔，于是日后元字亦得同于玄字训黑之义。在这种情况下，宋以后所刊行的古书中，有的把元字再恢复为玄，有

的就仍旧还是按照原版之字不改。好像今本《竹书纪年》的元都，有的板本已改为玄都②，有的板本照旧不改仍作元都③。又如《逸周书·王会解》“共人玄贝”，或作“共人元贝”。因此，都元此名，应以都玄为正，有如元都应作玄都为正。窃疑《汉书》都元此名，元字乃系俗字，应以玄字为正。都玄（元）或玄（元）都，意即黑都。

日后的中国载籍上，曾经说到有一种黑人，住在扶南（柬埔寨）之东缘海边，其地似指今之南圻之东缘海边，因为柬埔寨海岸是在扶南之西缘，湄公河口是在扶南之南缘，祇有南圻海岸才能算是扶南之东缘海边。我认为都元或元都（玄都）就是指南圻东岸海边（亦即扶南东缘边海）的小黑人，盖据三世纪万震的《南州异物志》类人条说：“扶南海隅，有人如兽（原注：此人（在）扶南之东缘海边，略如禽兽，人无道也），身黑如漆，齿白若素（原注：扶南以外，民皆漆凿使黑，而此人体虽（黑），独不漆凿，故正白也），随时流移，居无常，处水（原注：此人不知安立屋宅，乃随寒暑逐饮，身体虽小，夏则入水捕鱼螺，冬则登山射麋鹿也），食唯鱼肉，不识禾稼，寒无衣服，以沙自覆（原注：此人无衣服，若小遇寒凉，辄自覆，惟以出面目耳），时或□屯聚猪犬鸡糒（原注：此人或时权有可得（居）停，犹知立一小屋以自藉，家中男女大小并止，猪犬共息其中，无复分别也），虽类人形，无逾六畜”④。这些居处于南圻的东海岸地区的小黑人，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大约是处于氏族社会的末期，抑或过渡到家长奴隶制初期的时期，所以被汉族的统治阶级之流，蔑视为非人，亦即不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甚而叫他们为“类人”（类似于人，但还不能算真的人）。汉族的统治阶级，常把汉族视为衣冠之乡，而周围的民族，都是有如动物的异类，这种侮辱的

字眼，只能表示汉族统治阶级中的一小撮人们对于其他民族的非礼与傲慢，此外，再也不能说明什么了。大概自公元二世纪以来，汉族的统治阶级就已经把印度支那的小黑人当做奴隶来使用，据后汉末的杨孚《异物志》说：“瓮人：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勤力”^②。这里的瓮人这个名称，我认为亦是汉族统治阶级对印度支那南部东缘海滨的小黑人所起的一种绰号，似乎耻笑他们的身体既漆黑且光泽，形如陶瓮一样。

关于印度支那东缘海滨的小黑人，中国记载上曾经称他们为元国（玄国），据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条引“《林邑记》曰：汉置九郡，儋耳与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虽男女褻露，不以为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积习成常，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矣”^③。上引《林邑记》所谓以黑为美的玄国，有的书引用此文，却作元国^④，这是由于日后的避讳，乃使元字成为玄字的俗字，意皆训黑，致使其然。关于《水经注》引《林邑记》所谓以黑为美的玄国，乍见之下，似指海南岛的珠崖儋耳人，其实不然，海南岛的朱崖儋耳之人，尤其是女子，“多姣好白皙”，并不像以黑为美的玄国人。据《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条引《王氏交广春秋》曰：“朱崖儋耳之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长发美鬋”。我认为《水经注》所引《林邑记》所谓以黑为美的玄国，应如郝懿行氏所解释的，是指林邑国人，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海内经）“玄丘之民”条的注疏云：“《水经·温水注》云：林邑国人，以黑为美，所谓玄国，亦斯类也”。中国历史上，常有见到记载林邑（中圻）一带的人民，是“以黑为美”的小黑人。如：《晋书》（卷九七）林邑传谓其“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为美”；《隋书》